百裏挑一

雙城記 何冀平

11月2日，我從千里之外趕回北京，第二屆歐陽予倩戲劇獎在中央戲劇學院舉行，我有幸參與，並應邀頒發最佳編劇獎。來到母校， 不由想起48年前，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第一次招生，計劃招生48人，報考人數近4,000人，是招生人數近一百倍， 要想入校，是百裏挑一。

那時中央戲劇學院在北京市中心的棉花胡同，校園很小，放不下幾千人，筆試考場設在鼓樓，坐在一座古建築裏考試，感覺十分奇特。試題有4項，分別是寫作試題、文學戲劇知識、語文試題和口試，據當時負責招考的老師回憶，文學戲劇知識考題除少數人良好外，大多數學生不及格，但寫作，給了考官老師們極大驚喜。創作題目是兩個「記一次旅行」「相遇」（大意），要求以第一人稱「我」，以人物為中心的敘事散文或短篇，不可寫詩歌，從自己的生活經歷出發，經過藝術加工，寫自己生活經歷中的一個片斷或者一個故事，我們這一批考生，經歷過農村、工廠、部隊、經受過各種磨練，人生經歷豐富，不缺少故事，寫作的分別只在結構和文采。

口試題是，你讀過哪些中國古典作品，喜歡哪些？讀過哪些外國古典作品，喜歡哪些？讀過哪些中國的現代作品，喜歡哪些？從中挑選一二個藝術形象進行分析。提問範圍包括戲劇、小說、電影、散文等，這是考考生的業務知識範圍，對作品的鑒別和分析能力及藝術品味。這些題目也難不住我們，那些年雖然沒有學上，沒有系統的學習環境，但不論在哪裏，在我們之間會有不少書在傳閱，但書中汲取了什麼，倒是各有不同。

在口試中，考官了解考生的生活經歷和創作情況，問寫過哪些作品？談自己的創作實踐的體會，生活經歷和對生活的感受。從切身感受中，談生活和創作的關係。這些也難不住我們，我記得，我選寫的那篇關於「相遇」的作文一般，但我已經有幾部話劇作品上演，並發表在專業刊物上。和我同期的考生，也有過發表的文章和作品，而專門寫劇本的，只有我一個。對於生活和創作關係的理解，我們說不出更多的理論，可是我們的作品都是從生活中來，有着鮮活的生活氣息。

考試加大了寫作分數的比重，如果考生分數相等，則優先錄取仍在社會底層的學生，4位戲文系老師的孩子都未被錄取。那一屆，被稱為恢復高考的第一屆戲文系78班，老師們認為：是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歷年來最優秀的一屆學生。

衣情百年

此山中 鄧達智

新界鄉議局成立一百周年，被邀以百年港人衣着變遷為題，譜出一闕《衣情百年》古今共融時裝展示的故事。引領筆者探討香港百年衣服的情緒，久久未能平伏。

選用照片攝於新界元朗、今吾鄉屏山文物徑，祖堂「崇德堂」所屬「覲廷書室」正廳，成員包括曾祖父、祖父、年輕大伯父及年幼的家父（前排正中小孩）等家族成員，當年舉行聚會，留下人面衣裝的印記。雖然並非什麼綾羅綢緞貴族服裝，總算乾淨得體。同一時期，鄉間大部分農民在夏天穿綢仔（莨紗綢）衫褲或棉衣短打；冬天棉襖棉褲，穿至釘補滿得不能再穿始放棄。

坊間有關港人百年前的照片，如非殖民地年代英國官員及家眷的西方服裝，又或富戶如何東家族成員身穿綾羅綢緞長衫馬褂及年輕一代的西裝，再下來便是西方攝影師攝下普羅大眾屬獵奇式民間百態（唐裝衫褲，衣衫襤褸居多）。

揀選家族照片，親情之外，展示的都是地主身份大概中產階級的衣着水平。儒雅簡約長衫、印花長袍、唐裝衫褲……更有西裝。

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沿岸通商海港開埠多年，跟西方人士交往頻密之地如天津、上海、香港等漸染西方禮儀，年輕一輩對西方事物從接受到趨之若鶩；冬天紳士軟呢帽Fedora或夏天巴拿馬草帽Panama，還有西式皮鞋，不單配合西裝，結合唐裝衫褲及長衫馬褂亦比比皆是。今天編織毛衣十分普遍，但百年前卻是西方衣物；「冷衫」一詞，源自法語羊毛、羊毛線：Laine（音：冷）。男性在西裝內穿上冷衫，或前中開紐Cardigan（開襟毛衣或背心）。女性穿旗袍外加中袖開襟毛衣，手繫皮革手袋，穿絲襪、皮革高跟鞋等中西合璧打扮，深受歡迎；太平洋戰爭之前，曾居港一段時間的孫中山先生遺孀宋慶齡女士，留下上述打扮的照片，對那個時代的中西共融着裝風格來說頗具代表性。

以上描述的一百年前穿衣選擇，在香港一直延續到二戰後1950年代，甚至1960年代初，除衫長短、褲闊窄外，變化不大。待全世界都發生生活及文化重大變更的1960年代中期之後，香港才出現幾乎全盤西化的衣着變化。



●照片拍於近百年前，顯示家族成員舊時衣裝。 作者供圖

予欲無言

浪蕩四時 季良

忽然想起李廣田《花潮》，這篇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範文，我這年紀的香港人絕不陌生。一句「桃李無言，下自成蹊」，跟陶淵明《歸去來辭並序》的一句「歸去來兮」，是幾代古惑男生的原始迷因。

李廣田寫到一群人在海棠花前吟詩談詩，眾人議論紛紛，只有一人始終沉默。他以「天何言哉」和「桃李無言，下自成蹊」回應眾人，作者卻想起泰山石刻上的四個字：「予欲無言」，又覺得連刻下這四個字「其實也甚是多事」。學生時代讀文章，只會思量出題者如何提問，哪會在意箇中意義？時至今日，卻是別有體會。

話說誤踏寫作路，只因我話多。中學時第一次向報章校園版投稿，一擊即中獲得刊登。沒有作家夢非為初試啼聲，純粹年少氣盛，看見徵文題目立場單向根本容不下討論，看不過眼，撰文駁題——我生來就是這樣不吐不快。

進入網絡時代，什麼新聞組（News Group）、網上論壇、社交媒體相繼興起，不得了。晚晚到處留言，遇上意見不合，頭腦發熱，筆戰達旦，只為爭寫「最後一帖」。大學時期趕上部落格（Blog）熱潮，當大家都架設心事台、時事台、藝文台，我卻來個行為藝術，每天將自己起床至睡前所有經歷，一一羅列，是足以媲美謝德慶的真打卡。偶有想法，在流水賬上相關條目以文章記載。如此浪費時間，歷時7年。

入行當雜誌編輯，採訪、寫稿、編輯一手包辦。本身已經要撰寫大量文稿，老闆又給每位編輯開專欄，忙得不可開交，寫得不亦樂乎。離開傳媒，尚有少量地盤，偶有邀稿，間中投稿，筆耕未斷。回想從中學投稿，到網上筆戰，再到7年部落格，以文字工作為正職再到副業，喋喋不休30多年，一直我手寫我心（實際是打）。漸漸，卻愈來愈懶得動筆。聽見什麼不合意的言論？看到什麼不合意的事情？心中默念三遍「你說得對」就好。筆戰？不了；投書？不了。我充滿想法，但我知我的筆桿（實際是鍵盤）沒有能力帶來任何改變。得失寸心知，我懶得解釋；我自求我道，但無意引路。世人各有立場，說得再多，能改變什麼？

漸漸，每逢截稿迫近，總要費煞思量。但我應該知足，「有人問我，我就會講」，何況有人來？所以，我還是乖乖交稿。這篇《予欲無言》，其實也甚是多事。

街市是凡人的教堂

她賀是好 梁賀

這幾年，有一些我作品的主題展覽會在各地舉行，展出比較多的是漫畫和兒童繪本，偶有水墨，為普適性，選作都相對趨於顯淺，皆以佐有小故事小思考文字的作品為主。

負責策展的姑娘是個喜歡逆行的古典崇尚者，去快留慢，必在展覽後設置讀者留言區/牆，都是鼓勵手寫紙上貼，回應了我只用傳統方式繪畫寫字的習慣，深得我心。我看留言，多有誇讚我作品中的「治癒」感，但這並沒有讓我自豪，反而感到一點遺憾，皆因「治癒」，對應的應該是「抱恙」。

若安然無恙，則不存在治癒一說，可見如今社會，焦灼和傷痕竟是尋常事。我還以為，只有我這等頭鐵天真不知死活的中年創業者，才會長困於焦灼與傷痕，天真了。

但要說起這個，我是過來人，必然是有些經驗的，尤其在而立至不惑半途這十來年，眼看過去的所有經驗都被時代的車輪和狂奔的集體慾望碾成了粉末，特立獨行的最終下場便必然是孤獨的散步者，只好自己學會救自己。我有兩基礎法：其一，當我覺得了無生趣時，便去醫院走走，生和死都在那發生，天堂與地獄同在，若然是腫瘤醫院，你更會親眼目睹人的脆弱與命運的無情，黃泉路上不分老幼，瞬間你會覺得沒什麼大不了，還活着就是最大的福報；其二，若覺得生活苦，不妨一頭扎進城裏最繁榮的街市裏，自古「南粵有瘴氣」，作為政權最青睞的資深流放之地，粵人在對抗生命之苦是有祖傳秘方的，君不見街市之上處處是「甜」能隨時把「苦」中和可見一斑：

「你若春天覺口乏，水產店老闆會說濕氣重，不要吃大肉，來條吊水鯽魚清蒸吧，肉鮮甜清爽；你若夏季覺悶熱，菜販會說哎呀不時不食，本日限量炎夏深山泉水種出的西洋菜，筒骨陳腎燉之，紅蘿蔔一根切大塊加兩粒乾蠔豉，那湯水甜到飛起；你若秋天覺得風起乾燥，水果店阿姨會說來來來，秋梨大又甜，滋潤又新鮮；你若冬天覺得手腳冰冷，肉舖老闆必然推薦你剛到的東山羊，藥材甘蔗清燉之，湯清甜肉鮮美，滋補而不燥，行氣活血。」

你看，街市走一遭，春夏秋冬都甜了一遍，這一籮筐的人間煙火，堪比六祖惠能對禪宗的解釋，通俗接地氣還有效。

「你的信仰是什麼？」其實真正有宗教信仰之人並不見得會這樣去問。信仰，雖說解答的是你從何而來，將會到哪裏去的問題，但對於絕大多數平凡的靈魂而言，那兩個終極問題在日常是近乎無暇顧及的，而更多問題則出現於自起點去往終點的半路上：就業、失業、衰老、家長裏短柴米油鹽，具體而瑣碎。

車站月台的眼淚比教堂中更深刻，街市的人間煙火便是凡人的聖殿。

我想，當下的社會人們普遍感受到挫敗和憤怒，應該是在一輪接一輪迅速的科技進步中，似乎更接近徘徊在舊秩序失控的深淵邊緣，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價值感，被輕易取代的挫敗和控訴無門的憤怒，甚至替代了無奈和中國人身上普遍具備的驚人忍耐力。

抽象的偉大顯然無法解釋具體的無力感，當憤怒和焦慮不能轉化成正向的建設力量時，它們也就常常演變成破壞力，這也加強了民粹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吸引力，因為在個體渺小時投身國家主義的語境中，可以讓人暫時忘卻孤立無援、挫敗與困擾（謂之集體主義精神，尋求得片刻的安全感），甚至可以享受到因被同化所帶來的、形跡可疑的虛榮與權力感，但別忘了，這些虛榮與權力感，都很可能通向更大的悲劇。

勒龐的《烏合之眾》早在兩個世紀前就精準提醒了我們需要警惕群體中的非理性行為，自覺尋求自己觀點打破信息繭房、避免陷入「回音壁效應」顯然過於精英主義，但不妨常常回到自己的日常中，少用外賣，走進街市，從構建自己的「附近」開始，劈柴餵馬，關心柴米油鹽，靜待春暖花開。



●路燈下的廣場舞。 繪畫：梁賀

刎頸之交的友誼

演藝蝶影 小蝶

最近娛樂圈有兩宗舊聞再被提起，恰巧兩宗舊聞的當事人都曾分別把她們的經歷親口告訴我。

第一宗舊聞是在伍詠薇主持的《九運會客室2》中重提的。那一集伍詠薇請來兩名出身自亞洲電視的藝員袁潔儀和寶珮如做嘉賓，讓她們把當年一段聽得令人掉淚的事情親自向觀眾述說。

1999年，寶珮如不幸遇上車禍。雖然她被救回性命，但是全身很多部位都嚴重受傷。身為她的好朋友的袁潔儀趕到醫院，看到躺在病床上不成人形的寶珮如時立即說要到洗手間去。原來她見到好友部分面容被毀，身體嚴重受創的樣子時，眼淚快要奪眶而出。可是，她不想令傷者因為看到她的反應而憂傷，唯有強作鎮定，藉口到洗手間去才敢放聲大哭。

由於醫院和家人怕寶珮如會受不住毀容之痛，一直沒有讓她照鏡子，所以她不知道自己臉部的創傷，反而因為盆骨嚴重受傷而擔心從此不能走路。

幸好她在之後多年接受多項手術後，終於康復，嘴唇也只留下輕微的創傷痕跡。可是，她如何支付龐大的醫藥費呢？又如何挺過沒工作沒收入的日子呢？原來很多筆費用都是由袁潔儀為她承擔。

倘若袁潔儀拿她口袋中很多的閒錢來接濟身處水深火熱之中的朋友，已經值得讚賞，因為不是人人都願意用自己的真金白銀助人。令人不得不佩服的是，原來當時袁潔儀剛失去亞洲電視的工作，同是沒有收入和存款。可是，她二話不說把自己所有的金錢都交給寶珮如，之後更把從散工中獲得的報酬也都給了需要應急的好友。

說到這兒，錄影廠內的伍詠薇、袁潔儀和寶珮如三名女士都流起淚來。我看網民留言，很多都說他們也同樣掉淚。大家不但為寶珮如不幸的遭遇難過，也為她終能繼續在幕前演戲而高興。當然，最令觀眾動容的是袁潔儀和寶珮如二人的生死交情。

袁潔儀和寶珮如親口告訴我這個故事時我們正在一起吃晚飯，當我聽到她們這段經歷後，也不禁動容。寶珮如身心承受的痛楚非我們所能想像，可幸她最終仍能捱過，再過一般人的生活。雖然她嘗盡苦頭，可是她獲得一個對她不離不棄、願意傾盡家財來救她於危難之中的摯友，這是她最大的福氣。後來，寶珮如還找到與她一起過日子的丈夫Matthew。我看着坐在她旁邊的Matthew與她恩恩愛愛，暗裏為她苦盡甘來而高興，亦祝福她日後的道路都平坦順利。

至於袁潔儀對朋友的這份情誼、仗義和慷慨，真教我衷心喜歡、欣賞和折服。她那種豪爽俠女的氣質、開朗真摯的笑容，以及坦白真誠的性格令我在初次認識她時已經喜歡她，願意與她做朋友。當我知道原來她可以為朋友付出那麼多時，更加慶幸自己能夠認識到一位有着這樣高尚情操的朋友。

生活半徑縮千倍

終生遊學 項明生

回顧我半生的足跡，就是生活半徑由2萬公里縮小到20公里的漫長過程。曾經滄海樂為水，除卻巫山還是雲。

廿幾三十歲體力最巔峰的時候，我的生活半徑足足有20,000公里。雖然每天為口奔馳於新界返尖沙咀辦公室的7公里，但是我的心中總是相信有鴻鵠將至，身在尖沙咀心在美（南美洲）。連續6年把最珍貴的年假，花在飛一次2萬公里、哪時香港唯一沒有直航班機的對蹠點：南美洲，寫成了六本《十天敢動假期》中南美洲系列。

到了40幾歲，我已經跑完拉丁美洲國家了，生活半徑就縮短到10,000公里了，每年都去歐洲、北美、非洲、大洋洲坐一次郵輪或河船，連續去了十年，濃縮成了四本《提前退休坐郵輪遊世界》。

到了50多歲的時候，再減一半，只飛近畿的亞洲了，好在香港半徑4,500公里、出發5小時航程內，可飛抵全球逾半數人口的國家，所以中程機也不愁寂寞，就去了敘利亞、黎巴嫩、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這時已經不寫書，跟潮流拍片了。血壓高了，興趣跌了。厭倦飛時開始了旅居，台中距離香港800公里，只是香港到倫敦的十二分之一，1小時機程變成了我理想的居住地。

快到花甲之年，我計劃將自己的生活半徑，再度縮短。審視九龍到中山的距離有83公里，我都嫌太遠太辛苦，但是到蓮塘20公里，搭永東巴士僅僅30分鐘，這是很舒適的半退休生活半徑。

因為我還是不能接受自己的餘生半徑困頓到1公里之內，或者100米之內。受困於屋邨或大廈，好比龍困淺灘，但20公里的生活半徑，半小時就可以感受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探索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毫無壓力下滿足我的探究心。因為此時我的血壓已經不復青春時，不能再承受2萬公里的勞累。

20公里的生活半徑會再縮短嗎？我不敢想像像城中富豪一樣，坐擁億萬資產，最後的晚年生活半徑是在500尺的養和醫院套房，甚或「三尺龍床」上，三管齊下，三等人生（等人餵飯、等人尿尿、等人推去沖涼）。所以我必須要保持強健的體魄，以及行動自如的肌力，令我可以馳騁於20公里的生活半徑範圍。



●筆者十多年前首次踏足玻利維亞的天空之鏡。 作者供圖

短影音時代

細說星光 叢仁

微短劇《十八歲太奶奶駕到》憑藉年齡與輩分錯位的人設引發話題，《蘇太太高調離婚了》塑造高智女性反殺鳳凰男，三日播放量突破10億，都成為近期爆款短劇。從微短劇到短影音製作，近年都是火熱的市場寵兒，但兩者的分別是什麼？短影音是流量渠道，靠廣告與電商變現，賣的是注意力；微短劇是連續劇情內容，靠付費解鎖或廣告分賬，賣的是情緒追看。前者門檻低、碎片消費；後者如豎屏連續劇，工業化製作，更易沉澱IP。兩者共生，但商業邏輯與用戶行為截然不同。

不過，全球短影音用戶規模已逼近飽和。內地短影音用戶接近10.74億，滲透率95.4%；全球月活用戶突破30億，YouTube Shorts同Instagram Reels月活約20億，TikTok亦在2026年初首次突破20億。用戶數量高速增長的時代已告一段落，競爭焦點轉向「停留時長」。內地用戶人均單日看短影音約163分鐘，連同各類網絡視聽內容，整體使用時間更超過200分鐘。流量紅利消退，如何深耕用戶注意力，成為平台首要課題。

商業化轉型，是發展的核心主軸。早年平台主要靠廣告變現，現在內容本身已化身交易貨架。興趣電商、直播帶貨、本地生活推廣、私域流量營運互相串連，形成完整商業閉環。2025年內地直播電商規模約5萬億至6.5萬億元人民幣，抖音本地生活GMV突破8,500億元；小紅書主打種草營銷、視頻號深耕私域、快手依靠信任電商，各自開拓獨特定位。平台之間的較量，不再局限於用戶規模，而是比拚將內容流量轉化為實際交易的能力。

內容生產端同樣迎來巨變，微短劇興起，將影視敘事壓縮為豎屏連續劇情，內地市場規模突破千億，用戶約6億至8.5億，紅果短劇日活已達億級，用戶規模接近甚至超越部分傳統長視頻平台。另一股驅動力量來自AIGC，可靈、即夢等生成工具降低拍攝、配音、數字人直播的門檻，AI（人工智能）生成內容佔比持續上升。影視與媒體製作邏輯隨之改變，預算不再單純投放於拍攝製作，審美判斷、IP調性、提示詞設計，成為新的競爭要素。

不過市場高速擴張背後，暗藏多重隱憂。內容同質化嚴重，觀眾反而愈加重視真實感；AI內容泛濫，衍生版權糾紛、深度偽造、合規標註等風險；展望未來，短影音市場將形成三層分化：頭部平台競逐算力與交易生態；中腰部創作者爭奪垂直領域信任；AI工具爭奪內容生產話語權。短影音早已不是「縮短版本的影片」，而是移動互聯網的標準表達方式。誰掌握豎屏敘事語言，便掌握下一代消費與文化市場入口。



●微短劇《十八歲太奶奶駕到》劇照 作者供圖